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G0/tCGA 1

144004

音乐研究文选

(上)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	
书号	
总盘号	144004

资料

音乐研究文选

(上)

资料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

资料

书号

总
记
号

144006

音乐研究文选

(下)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音乐研究文选

(上、下册)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排版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0 字数 746,000 插页 4

1985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670 册

书号 8228·079

定价 6.00 元

编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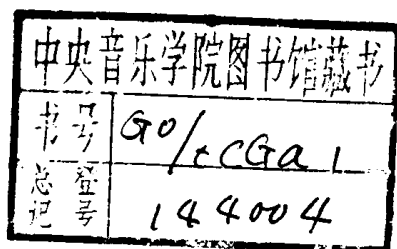
音乐研究所从成立到现在，已经度过了整整三十个春秋。

三十年来，在党的关怀、音乐界同志们的帮助和全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在我国音乐艺术科学研究的若干领域，做了一些工作。三十年来，出版了各种学术著作及有关资料近三百五十部（包括内部油印出版近二百部）。此外，同志们在多种报刊杂志上，还发表了涉及音乐学多种学科的大量文章、译著等等，为推进我国的音乐研究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本“文选”就是从这些已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选出一部分汇集而成的。由于篇幅限制，某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因字数过多而未能编入。已编入的文章，有的因写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中的某些提法，今天看来难免有不够贴切之处；但为保持历史面貌，除勘误、字句及一些技术上的校正外，一般均不做修正（凡修改者均已注明）。同时，还特别收入几篇在学术界有不同观点的文章，以期引起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研讨。

我们希望，透过这本“文选”，能反映出音乐研究所的同志为发展我国音乐研究事业，在若干方面所做的努力；更希望有益于当前的我国音乐研究工作，那将是对音乐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本“文选”的编辑工作由郭乃安同志主持，魏廷格同志任执行编辑，康昌其同志协助编务。

一九八三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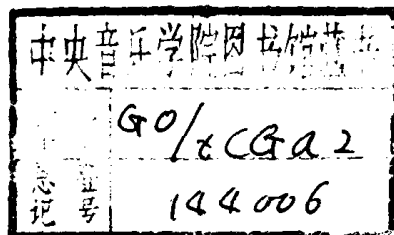
目 录

上 册

正确贯彻“双百”方针	李元庆 (1)
——建国三十周年的祝愿	
谈音乐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李任民 (7)
也谈中国民族音乐传统问题	李任民 (21)
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谈起	何 芸 (28)
——民族化问题杂谈	
再谈音乐艺术和现代化	伍雍谊 (34)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	伍雍谊 (45)
——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的几点看法	
漫话“独创”	郭乃安 (54)
形象思维和音乐创作	伍雍谊 (61)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体会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吴毓清 (82)
音乐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小议	宋 扬 (91)
关于音乐风格问题的质疑三题	居其宏 (95)
——向成于乐、陈婴二同志请教	
关于抒情歌曲的争论	宋 扬 (104)
从实际出发探讨轻音乐问题	何 芸 (110)
轻音乐的娱乐性	孙幼兰 (114)
歌唱农村新风貌	宋 扬 (118)

从农民的歌曲创作谈起	文彦 (128)
新的发展, 新的创造	乔东君 (136)
——谈评剧《金沙江畔》的音乐	
感人的故事 动听的音乐	简其华 (140)
——维吾尔古典歌剧《艾里甫—赛乃姆》观后	
发人深思的探索	王宁一 (149)
——评罗忠铭的《涉江采芙蓉》	
现代民族风格的优秀成果	魏廷格 (157)
——评钢琴协奏曲《山林》	
漫谈音乐数据的电子信息处理	黄翔鹏 (165)
三律考	杨荫浏 (171)
管律辨讹	杨荫浏 (184)
《管子·五行篇》音律思想研究	李纯一 (193)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发明年代辨正	李纯一 (214)
曾侯乙编钟铭文考索	李纯一 (218)
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	黄翔鹏 (240)
曾侯乙墓编钟音律的探讨	王湘 (288)
也谈“楚声”的调式问题	吴钊 (301)
——读《释“楚商”》一文后的几点意见	
《乐记》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	吴毓清 (319)
——《乐记》探索之一	
《乐记》作者辨	冯洁轩 (334)
——驳《〈乐记〉批注》	
论《乐记》二题	吴毓清 (345)
——《乐记》探索之二	
笙——竽考	杨荫浏 (362)
《琴操》考异	吉联抗 (388)
从“幽兰”“广陵散”的谱式谈到减字谱的时代	

问题	管平湖	(399)
徐上瀛与《谿山琴况》	吴 钊	(403)
漫话古琴	许 健	(411)
琴曲“胡笳”	许 健	(421)
古琴曲《广陵散》说明	王世襄	(431)
《广陵散》辨	许 健	(451)
——答《投剑功无补》		



目 录

下 册

琴曲《广陵散》初探	王 迪 齐毓怡 (459)
《斂乃》	管平湖 (492)
琵琶介绍	曹安和 (498)
唐代的琵琶技法	曹安和 (507)
二胡曲《汉宫秋月》是怎样产生的	曹安和 (515)
一幅难得的清代蒙古族作乐图	袁荃猷 (522)
关于信阳楚墓虎座鼓的复原问题	袁荃猷 (528)
刘天华——五四时代杰出的音乐家	李元庆 (532)
——纪念刘天华逝世25周年	
“五四”时期民族器乐的革新者——刘天华	肖兴华 (545)
革命的战斗的音乐传统	郭乃安 (556)
学习星海同志的群众歌曲创作	李佺昆 (569)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向延生 (584)
试论民间曲调的可塑性	郭乃安 (594)
向丰富多采的民歌吸取养料	简其华 (609)
从几首农民作曲家的作品来看我国民歌的 新发展	张 悦 章 鸣 (614)
民族文艺的复苏节	陈 地 (628)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音乐述评	
关于少数民族民歌歌词的记录和翻译	简其华 (633)

高山族民歌初探	张佩吉	(640)
冬不拉和冬不拉音乐	毛继增	(655)
傣人的民间音乐	何 芸 张淑珍 简其华	(671)
壮族三声部民歌“欢悦”采访纪略	乔建中	(678)
民间合唱园地里的小花	伍国栋	(688)
河曲的“山曲”与生活	晓 星	(693)
河曲民间流传的“二人台”	赵宽仁	(732)
继续开展乐器改良工作	李元庆	(756)
巴乌及其改革	徐桃英 顾伯宝	(760)
关于鼻音	管 林	(766)
交响乐·四重奏之父——约瑟夫·海顿	施正镛	(772)
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	孙幼兰	(795)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的几首歌曲	蔡良玉	(800)
民间艺术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李元庆	(820)
——罗马尼亚“云雀”民间舞蹈音乐团演出观后感		
简谈“日本尺八”	鲁松龄	(823)
泰国的民间乐器	蒋咏荷	(826)
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话	郎 樱	(829)
中国的文献学与音乐	〔美〕周文中 孟宪福 译	(840)
现代民族音乐学	〔智利〕M.格雷贝 孙国荣 摘译	(859)
晚年的贝多芬	〔民主德国〕G.克内普勒 王昭仁 译	(871)
席曼诺夫斯基的道路	〔民主德国〕E.克勒姆 金经言 摘译	(885)
印度音乐概论	〔印〕彼·戴维 陈露茜 译	(895)
作为“民间音乐”与“艺术音乐”的爵士乐		

.....	〔美〕 S. 芬克尔斯坦 章珍芳 译	(911)
论歌唱的嗓音音色	〔联邦德国〕 理·鲁辛格 戈·阿诺德 杨友鸿 译	(939)

正确贯彻“双百”方针

——建国三十周年的祝愿

李元庆

伟大的新中国跨过了曲折的三十年征途。尽管“四人帮”的血雨腥风曾经笼罩了祖国山河，但经过三年的拨乱反正，春回大地。瞻望未来，心有所感。这里仅就当前音乐界的一些问题略谈几点意见。

一、正确贯彻“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虽然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提出来了，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得到顺利的贯彻。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间，值得大家深思的是，尽管周总理、陈毅同志曾经反复阐明“双百”方针的精神，提倡“三不”，批评了领导上存在的问题，极力打消文艺工作者的顾虑，然而却无济于事。阻碍贯彻“双百”方针的习惯势力，我想这和人民生活中集中多、民主少有关系吧。反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所谓的黑八论相继出笼，使得“双百”黯然失色，名存实亡。直到打倒“四人帮”，“双百”方针才开始发挥它的威力，这的确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历史教训。

“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繁荣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唯一正确的方针。当前，老、中、青几代人都有一个习惯于民主、习惯于争鸣的问题。要讲历史，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绝

不可轻估“四人帮”的余毒，十年浩劫，江青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帜，搞了那么多的黑论和批判，被打击的老同志的伤痕还在，记忆犹新，更应当带头讲民主，讲争鸣，坚持“三不主义”，坚决反对戴帽子、打棍子。思想问题、文艺问题的解决，都应当贯彻“双百”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艺领域里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百家、甚至千家，是正常现象。老、中、青都应当习惯听取不同的意见。列宁说：“只有艺术问题是最需要民主的”。文艺领域里的百家争鸣，应当善于引导，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给以批判。应当循循善诱，而不是动不动就是什么大论战、大批判，什么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吓人的帽子满天飞，打人的棍子到处跑，这样是不能解决细致的思想问题的，是不能解决复杂的学术问题的。

要允许试验，要允许失败，也要允许犯错误。要相信大多数群众，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不合自己的口味就随意上纲，封大家的嘴，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文艺领域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甚至过去习惯的事情，现在都觉得不习惯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又上了舞台；《茶花女》、《天鹅湖》禁了十年又上演了；科学家成了作品中的主人翁，成了灵魂工程师……，无产阶级对这些事物是否习惯？是否就背离了文艺的方向？这些都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例如，对电子琴、六弦琴要不要习惯？不要一出现就当成靡靡之音，就归到资、修的范畴，视为低级的乐器，乐器是音乐的表现工具。关键在于引进时，能否搞好“洋为中用”。其实，电子琴在国外已经很普及了，六弦琴本来就是人家的民族乐器。对流行音乐、抒情歌曲，也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要以列宁关于阶级社会中有两种文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文化的观点进行分析。难道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抒情？难道中国的音乐越不流行越好？关键是要善于引导，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取而代之。如果我们写不出好

作品得到多数人的喜爱，竞争不过人家，单靠简单的禁止、发通令，只能说明你不行。中国有那么丰富的音乐素材，我们要创作社会主义的抒情歌曲，应当有信心打入世界乐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社会主义音乐的优越性又何在呢？对其他改革和工作，也应当允许各种意见并存，允许实践，允许失败。要相信，经过实践的比较与鉴别，好的东西会得到普及与发展。应当习惯于民主与争鸣，允许理论问题的探索，各持己见；有的问题可以放一放再做定论，不要急于决一雌雄。

总之，还是要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科学方针，坚持四项原则，坚持双百方针，这样人才将会涌现，百花将会争艳，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将会繁荣茂盛。

二、加强音乐事业的计划性

我们的文化工作缺乏计划性，限于空谈，好的东西往往得不到推广，大多数群众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这样是不能为四化服务的。建国三十年了，我们还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艺术上的创作和演出、学校教育、群众的业余音乐活动、研究评论工作，出版工作……都有很多新问题要解决。

以中小学教育为例，教材问题、师资的培养、教具问题，都应当予以重视，逐一解决。

民族乐队的编制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应当允许试验，既有大型交响化的，又有小型的民族化的，要看创作的需要而定，应提倡多样化。

出版和唱片工作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有社会主义的竞赛，才利于四化的建设，不能只靠一个，好、坏、快、慢都一样。

大学专业的音乐教育，各地所设应当允许有所不同。外国音

乐的介绍也应加强计划性。

三、民族音乐的遗产问题

应当充分肯定建国以来取得的成绩，戏曲改革、歌舞会演，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作用。

在民族音乐的研究中，要充分肯定很多同志，有的原来是搞作曲的，有的原有其它的志向，他们舍弃了原来的专业，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搜集民间歌曲，整理资料，编书目。他们背着录音机，到边疆、去农村，把一首一首的民歌整理出来。这个工作在今后尤其迫切，因为我们有八亿的农民，我们应当深入到基层农村去，创作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

对遗产应给以科学地整理和学习，其实这就是批判继承的问题，就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队伍还很小，还只是忙于搜集、整理，还来不及做全面的研究和分析，这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问题。要看到，老艺人将要去逝，现在还有少数的阿炳(包括戏曲说唱)，再过若干年他们的东西就要失传了。同时，少数民族随着生活的变化和发展，传统的艺术形式、民歌、说唱，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将会产生根本的变化。可以说，今后若干年将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如果称为抢救并不过份。当然，不是与批判继承对立起来，还是要贯彻双百方针，整理与发展遗产。除非不要历史，不为大多数人服务。提倡遗产的抢救不等于保守主义、排外主义，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很快，关门是错误的。我们要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继承与发展我国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出反映我们时代的新音乐，丰富世界音乐，促进世界音乐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四、加强音乐史研究

我们的传统音乐，历史最悠久，文献最丰富，积累的经验也多，需要用正确的观点去整理和研究。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有着鲜明的目的性、阶级性；那就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总结前人的经验，如何掌握中国民族音乐的特殊创作规律，这样才能进一步考虑如何推陈出新，如何说服那些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人。因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必然要经过两条路线的斗争和不断地实践才能完成的。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弄清我们的音乐史。“四人帮”把我国古代音乐文化作为“四旧”，作为封建主义的东西一律扫除。对于研究人员施以迫害。这是割断历史、毁灭民族文化的罪恶行径。一个民族音乐的文化，记载着该民族的生活斗争史，记载着人民对未来幸福的向往和憧憬，记载着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是该民族的精神财富。

过去，我们在发掘、整理以及对某些音乐史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应当在已有的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古代的音乐思想、音乐与生活、音乐美学、创作规律和演唱、演奏艺术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学术探讨，理解什么是民主性的精华，什么是封建性的糟粕，做到批判地继承遗产。在加强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同时，对近代音乐史，特别是对五四以来的音乐传统，这就是从黄自、肖友梅等到聂耳、星海的新音乐传统，即民主主义音乐和社会主义音乐传统的研究。由中国音协和中国音乐研究所联合召开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会议，使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进一步向前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新音乐是一切现实主义音乐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在音乐史研究方面，我觉得应该重视采访调查工作。把“活的”历史材料和书本上记载的“死的”历史材料互相对证。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在了解历史材料时获得生动的感性知识，而且还可以启示我们去了解现存民间音乐的历史渊源；并且还可能解决一些音乐史中的疑难问题。

无论是为了保存宝贵的音乐文献，深入探究历史，还是普及音乐史的知识，都应该使其形象化，一部音乐史应当有谱例、插图、录音，有的应录制成唱片。不仅使音乐工作者了解，而且应该使人民了解自己民族的辉煌的音乐文化。

我们加强音乐史的研究和抢救民间音乐的目的，是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新音乐，是为创作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新音乐，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四化作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音乐文化对世界文化才有所贡献。

1979年11月

（原载《人民音乐》1980年第12期）